

異域
朔方備乘札錄





異 域 錄

圖 理 探 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錄域異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朱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四庫全書提要

異域錄二卷。國朝圖理琛撰。圖理琛，姓阿顏覺羅氏，先世葉赫人。由考取內閣中書官，至兵部職方司郎中。是編乃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圖理琛以原任內閣侍讀，奉命出使土爾扈特，由喀爾喀越俄羅斯國至其地。五十四年三月，回京師復命，因述其道里山川、民風物產，以及應對禮儀，恭呈御覽。冠以輿圖，次隨日紀載見聞，其體例略如宋人行記，但宋人行記以日月爲綱，而地理附見，此則以地理爲綱，而日月附見，所載大聚落皆爲自古輿記所不載，亦自古使節所未經。如史記述匈奴北海，頗作疑詞，故儒者類言無北海。今據圖理琛所記，知伊聶謝柏與距北海大洋一月餘程。又唐書稱薛延陀夜不甚暗，猶可博弈，僅得之於傳聞。圖理琛以五月至其地，知夏至前後確有是事，皆我聖祖仁皇帝德化覃敷，威棱震疊，故輶車所至，莫不具郵傳，供芻糈，涉越三四萬里，如行閭閻，故得以從容遊覽，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纂述成編，以補亘古黃圖所未悉。今備錄其文，使天下萬世知聖化彌綸，迥出於章亥所步之外。其所載俄羅斯、土爾扈特畏懷恭順之忱，尤足見堯天丕冒，祇屬無垠。凡在方趾圓顛，無不鱗集仰流，效誠恐後。爲三五以來所未有。今土爾扈特已全部內附，而所記俄羅斯南路十四國，乾隆己亥以後，又已盡入版圖，併以見武烈文謨，顯承啓佑，所由拓億禩之丕基者，非偶然也。

異域錄卷上

清 戶部郎中圖理琛撰

原任內閣侍讀調補兵部員外郎。又特恩陞授職方司郎中圖理琛。本葉赫人。阿顏覺羅氏。始祖在葉赫國時。行高望重。其國主待以賓禮。東北方乃龍騰鳳翔之地。天命屬與大清。而大聖人出焉。統取寰區。撫父六合。於定鼎之前。緣盛京諸部落人民酋長。輸誠向化。歸仁恐後之際。遽沾高厚深恩。世受國祿。官誥相承。余生於康熙丁未歲。少時家貧質弱多病。稍長。雖習讀清漢。不甚通曉。繙譯平平。由例監廷試。選取繙譯綱目。越一載。考授內閣撰文中書舍人。歷俸十載之間。奉命散賑山陝兩省饑民。察看南河。監製綿甲。頒發詔書。較俸陞授中書科掌印中書舍人。引見之日。適值內閣票簽侍讀缺出。閣臣保題。恩准從優陞授內閣侍讀。又奉命監督蕪關稅課。差竣旋都。未幾。授管理禮部牛羊羣事務總管。才識庸劣。不能仰副我皇上揀用深恩。譴責罷斥。於是退居林麓。躬事隴畝。承歡膝下。七閱載有餘。期保天年。乘化歸盡。生際盛世。值遣使海外絕域。土爾扈特國鉅典。因感戴國恩。仰圖報効。具呈叩請。遴選引見。聖德廣運。咸沐生成。復蒙聖恩。俯賜原官品級。優加賞賚。特命前往。於康熙五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恭請聖訓。奉旨爾等到彼。問阿玉奇汗無恙。欲將貝子阿拉布珠兒遣回。與爾完聚。調阿拉布珠兒人來。問俄羅斯國商人科密薩爾名正在料理遣發。恰合朕意。伊竭誠差薩穆坦等請安進貢。朕甚嘉憫。特遣厄魯特舒哥米斯及我等各項人前來頒發諭旨。並賜恩賞。至于阿拉布珠兒歸路。業遣侍衛祁禮德前往策旺。拉布坦處。

計議。尙未到來。如到時。移會爾等。彼若言欲會同夾攻相圖策旺。拉布坦爾等。斷不可應允。但言策旺。拉布坦與大皇帝甚是相得。不時遣使請安入覲。大皇帝亦時加恩賜。雖其勢力單弱窮迫已極。我主斷不征伐。此事甚大。我等未便相允。爾雖將此事奏請聖上。以我等思之。我皇上但願天下生靈各享昇平。斷無搖撼策旺。拉布坦之意。此事我等可保。爾等往見阿玉奇。亦照見策旺。拉布坦禮相待。如有餽送。爾等酌量收受。至往返之時。俄羅斯國察罕汗倘遣使欲會。爾等卽往相會。或俱往相會。或著幾人見聽其來言。著阿顏圖理琛並新滿洲二人去見。若彼不欲見。不使人來請。則已。至相見禮儀。依彼國禮見之可也。更須向其使言。從前爾國尼果賴人名到中國時。行止悖戾。我等斷不若此。見察罕汗時。如問中國何所尊信。但言我國皆以忠孝仁義信爲主。崇尚尊行。治國守身。俱以此爲根本。雖利害當前。亦固守此數者。寧死弗憚。不渝其道。卽今人各有祭祀禱祝之事。然身不行善。不以忠孝仁義信爲根本。雖祈禱何益。我國咸以忠孝仁義信爲根本。崇尚尊行。所以我國無干戈。無重刑。安享太平已久。如問生計。爾等但言隨處皆同。富者亦有。貧者亦有。且數年前。聞得俄羅斯國與其隣國不睦。互相攻伐。俄羅斯國欲調用邊兵。或疑我邊人不行調發。亦未可定。兩國和議年久。朕無他意。有調用邊兵之處。卽行調撥。不必疑惑等情。特諭黑龍江將軍。由泥布楚城移會爾國。如問年高之人。爾等卽告以我皇帝每歲查取年高之人。每次查得一百餘歲者。二三十人。九十餘歲者。或一省有萬餘人。俱加恩賜。如問出獵行幸之處。爾等卽告以我皇上每歲出獵。其所扈從兵丁。俱給以官養馬匹乘騎。按日給與盤費。今日下令。明早起行。不致些毫遲

悞。一應用度俱係官給。惟隻身効力。毫無拮据。卽我等此役乘騎用度。皆係皇上恩賜。我等但隻身効力耳。朕思俄羅斯國必言及火炮之類。倘若懇求。爾等言路途遙遠。難於行走。沿途皆高山峻嶺。林木叢蔽。險隘之處甚多。我中國並無如此地方。亦不曾見如此道路。致之甚難。且中國法禁。凡火器物件。不許擅自出境。法令森嚴。雖我皇上恩賜。斷難至此。伊若求爾等轉奏。爾等只言我等俱係特遣往土爾扈特國。阿玉奇汗處去。奉使之事各異。此等情節。難於奉聞。至俄羅斯國習尚矜誇。必出陳其所有之物以示爾等。倘若出示。爾等不可驚訝。亦不可輕藐。但言此等物件我中國或有或無。我等職司各異。有所見而衆未見者。亦有衆見而我未見者。所以不能盡知。此役爾等同心合意而行。不可飲酒無狀。嚴禁隨役。沿途以至俄羅斯國。地方風俗甚壞。婦女不端者多。爾等隨役不可無禮妄行。須嚴加約束。至俄羅斯國地方。或見婦人。或遇可哂之事。爾等須莊重行事。不可輕於戲謔。若餽送爾等物件。毋遽收受。必須再三却辭。但言我等不會帶得佳品。送察罕汗。汗所餽遺。如何收得。倘再三懇乞。或止收一二。將爾等帶去錦緞。回送察罕汗。但言路途遙遠。不會帶得佳品。此係相見之微儀。若不來請見。或差人到時。卽將所帶錦緞。給與。亦言路遠並無佳品。些須薄物。聊表微意耳。及俄羅斯國法令嚴禁。屬下人役少有過愆。不可表暴於管轄之人。務必寬裕莊重而行。若問爾等係何官職。但言我等係外部院衙門所司官員。並非皇上侍近之臣。此役俄羅斯國人民生計。地理形勢。亦須留意。欽此。內閣編撰頒發。阿玉奇汗敕書已成。支取驛馬護送兵丁。於壬辰年五月二十日。自京師起程。是日。老父率諸兄弟並親友出城餞送。不忍遽離。在北

極寺久坐將暮不能遠去宿于沙河行六日出張家口於六月初三日越興安嶺至正黃旗察哈兒哈穆虎地方察哈兒蒙古官兵預備駝馬氈帳供給羊隻迎接自此處將內地所乘驛馬並護送綠旂兵丁俱發回又行十餘日至喀爾喀阿拉布坦王所屬巴顏布拉克地方喀爾喀官兵預備駝馬並供給羊隻迎接此處係興安之上有一帶石山產金桃皮樹又行二日至西拉布里度地方有十餘里沙岡十六日至瀚海之南界阿里哈林圖枯布爾地方十七日至瀚海適中朱爾輝地方此處產各色小石有查克木樹叢生其木高五尺許皮似煖木葉似三春柳實甚堅其地方有流泉二三處流聚成小澤水清而甘有水禽集其中觀此忘其爲瀚海而目爲內地焉十八日至瀚海之北界哈囊布拉克地方又行三四日至那拉忒赤勞地方其地皆曠野四望無際惟此有山一處甚奇異週圍十餘里其山之石蜿蜒層疊形如盤蛇猶人力爲之者山下有流泉其南十里許烏那斯太地方產黑白二種英石余見而愛之忘其馱載重累擇其佳者十餘塊置布袋內交付台吉萬舒克收貯又行三日至達布蘇台地方貝勒旺拉爾迎接請皇上起居設幃帳宰牛羊筵宴觀隨往新滿洲步射送十餘里辭歸又行三日地勢漸下七月初三日自鄂什欣布里度地方下興安嶺北界至汗山東邊枯爾布里度地方其東南二十里許即勦滅逆賊噶爾丹之召磨多地方在大路旁俱平坂小山谷中樹木叢生有小溪沿山麓川谷紆迴而流初五日至上喇河岸因連朝陰雨水泛漲既無舟楫難于涉渡俟水勢稍落駐宿三日於駐宿無事之暇往釣河濱獲樺魚鱒魚十數尾皆二尺許命烹之以飼衆極其肥美又遣噶扎爾圖往汗山用烏鎗捕得大鹿一隻分而食之上喇河自根

特山右發源。向西流。入杭愛汗山。流出之鄂爾渾河。根特山之左流出之河名曰黑魯倫。向東流入呼倫湖。自呼倫湖流出之河。名曰額爾古納。向東北流入黑龍江。其鄂爾渾河。環流哲布尊丹木巴呼圖克圖所居之布隆汗山。及圖謝土汗遊牧地方。向西北流入色楞格河。自此而北。以至俄羅斯國界。皆山。土喇河北岸諸山。有色爾畢谷口三處。及松吉納山嶺三處。有極高危險之處。亦有峯巒聳峻之處。谷內之草暢茂。野卉爛漫。鋪地如畫。鮮艷奪目。其山之陰皆叢林。有杉松、馬尾松、楊、樺樹。極其森鬱。其間自各山發源。流入土喇、鄂爾渾、色楞格河之小河。則有博羅哈拉、席喇、伊魯爾、伊邦等河。其水清而溜急。兩岸皆叢柳。產樺、鱧、鯉、鮒、鱒等魚。又行十日。至喀爾喀之北界。車陵扎布部長之邊界。博拉地方。兩旁皆山。鄂爾渾河來自東南。向西流入色楞格河。色楞格河來自西南。環繞山北。向東北流過俄羅斯國界之楚庫柏興。又向北流入北興兒湖。其博拉地方皆草墩。甚泥濘。潦水成澤。其東南林木森密。望之鬱然。多蚊虻。賴嚮導指引而行。又行一日。至兩國接壤之蘇布克圖地方。兩旁皆山林。谷中有溪河。北山之上有泉。其水甘而涼。谷內之草暢茂。蚊虻甚多。揮之不暇。跟役人等。片時被囁。面目皆腫。又越二宿。於二十三日。至楚庫柏興相近。色楞格河之南岸。駐扎。管理楚庫柏興俄羅斯官。衣宛薩委翹人。差人問曰。爾等係何人。往何處去。我等回言。是中國至聖大皇帝欽差天使。前往土爾扈特國阿玉奇汗處。頒發諭旨。並蒙恩賞。賜我等。凡我等所來情由。爾國之貿易商人。科密薩爾儘知。你頭目問他。即便得知。于是衣宛薩委翹即遣官兵撥船隻迎接。至楚庫柏興。將到時。諭旨前排列十數對兵丁引導。送至公署安歇。後。衣宛薩委翹來

見問曰：天使之來，有何事故？有干我國之事否？我等答曰：我等係特差前往土爾扈特國阿玉奇汗處去的使者。于爾國並無甚事。因阿玉奇汗特遣使恭請我至聖大皇帝萬安，進貢方物。由爾國經過，爾國特差人轉送至我中國。所以我大皇帝亦由此路差我等前來。來時我大皇帝猶恐從爾國經過，沿途馬匹供應不能接濟，騷擾爾等。特宣旨大臣傳詢爾商人科密薩爾爾。科密薩爾云：一應馬匹供應，斷不致悞。因此方遣我等前來。衣宛薩委翹曰：我國人每年往中國貿易，屢蒙至聖大皇帝深恩。天使此來，一切馬匹供應，豈有遲悞之理。但天使前來情由業已差人報知我國察罕汗。至今回信未至，我等未奉我汗之言，不敢擅令天使前往。只得暫駐。俟我察罕汗信到，方可前往。因此在楚庫柏興地方，俟察罕汗信一住五個月零三日。其間衣宛薩委翹甚是欽敬，不時備宴延請，餽送食物，給與緞疋。五十二年，往京師貿易之科密薩爾。哦佛那斯夜委翹名人，至楚庫柏興。于我四人處各送白狐皮三十張，並菓品等物。我等言來時蒙我大皇帝恩賜，一切所用什物俱已全備，並無缺乏。爾科密薩爾亦係行路之人，何勞如此餽送。璧辭。科密薩爾遣人復懇曰：我等不時往中國貿易，屢沾至聖大皇帝恩深，有年。天使並不會到我國中。方今既幸遇，雖盡心恭奉，猶爲不足。伏乞辱納。再三懇乞。我等言科密薩爾既如此說，將食物收受。其狐皮發回。告爾科密薩爾：我中國向來凡奉君命差遣人員，一切禮物毫不敢受。我等日後相見處甚多。彼時各自盡心，亦未爲晚。目下毫不敢受。却其狐皮，答以果餅。五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察罕汗信到。厄爾口城頭目費多爾衣宛薩委翹名人，差伊俄羅斯官按疊列衣宛薩委翹名人前來迎接。問其來歷。答曰：因托

波兒總管噶噶林。名。姓。移會厄爾口城頭目。所以我頭目差我前來迎接至聖大皇帝天使。令我用心敬奉。不可輕慢。來文我不曾見。其中情由不能得知。于是楚庫柏興官衣宛薩委翹撥給拖床七十餘輛。並跟隨兵丁。敕書前排列伊國旂幟兵丁引導。播鼓放炮相送。于正月十六日。自楚庫柏興起程。

楚庫柏興

係俄羅斯國界。相隔我國喀爾喀部長台吉車陵扎布之邊界博拉地方。二百餘里。其間皆山。不甚大。沿途皆林藪。惟有杉松樺樹而已。色楞格河寬四五十丈不等。水清溜急。自西南向東北而流。楚庫河來自東南。流至柏興之南十里外。歸入色楞格河。沿岸皆叢柳、櫻、奠、榆樹。二河交匯處。有俄羅斯收貯貨物倉房十餘間。居舍數間。皆樓房。用大木營治。河內有船二十餘隻。其船頭聳尾齊。寬丈餘。長七八丈不等。自二河交匯處以北十里外。色楞格河之東岸。有大木營治樓房百餘間。無城垣。四面皆山。此處俄羅斯與蒙古人等二百餘戶相雜散處。有天主堂三座。小舟艇數百隻。設管轄柏興頭目一員。駐兵二百名。器用有床、桌、椅、橙、車、拖床。

畜駝、馬、牛、羊、犬、雞、貓。

種大麥、小麥、蕎麥、油麥。有兩種蘿蔔、蔓菁、白菜、葱、蒜。

山中有熊、狼、野豬、鹿、狍、黃羊、狐狸、灰鼠、白兔。河內有鮑魚、鱒、鱒魚、哈打拉魚、他庫魚、鯉魚、石斑魚、穆舒兒呼魚、鯽魚、松阿打魚、禪魚、勾深魚、牙魯魚。

一種魚俄羅斯呼爲鄂莫裏。大似牙魯。長丈餘。于白露後五日內。由柏海兒湖逆流而來。甚多。俄羅斯國人各行漁捕。醃以度臘。儲鱸以此魚爲食。相繼而來。其色楞格河于十月中旬始凍。

途中行二日。於十八日至烏的柏興。管柏興官排兵列幟迎接。設宴款待。深加欽敬。出其妻子獻酒。作伊國之音樂跳躍以爲娛。

烏的柏興

在楚庫柏興之東北。相去二百餘里。山高大。多林藪。色楞格河邊寬闊之處。間有田畝。色楞格河自西南流過柏興。向西北而流。烏的河自東南流于柏興之西。遶流歸入色楞格河。四面皆山。無城垣。此處俄羅斯與蒙古人等二百餘戶雜處。駐兵二百名。設管轄柏興頭目一員。有天主堂二座。其廬舍生計牲畜與楚庫柏興同。

一種石片。其大如掌。層疊而生。人皆按層揭取而用。視其所揭石片。薄而透明。似玻璃琉璃之類。俄羅斯人所居廬舍之牕。皆以此石片合釘爲之。問其所出。言有一費提穆河。自根特汗山之陰流出。由巴爾古西穆城之東。繞過昂噶拉河源。歸入朱爾克河。其沿河山內產此石片。莫斯科窪城。托波爾等處皆用此石。

又越三宿。于二十一日至柏海兒湖之南岸。博索爾斯科地方。沿途皆大山林藪。路旁俱田畝。此間有則陽海及哈拉果兒兩村落。皆俄羅斯居住。不甚稠密。其柏海兒湖週圍。皆山連繞。四面菁葱。嵐氛杳靄。林

木蒼鬱。波浪浩瀚。極目無際。

柏海兒湖

自烏的柏興向西北行。三百餘里方至。沿途皆大木林藪。其間有小柏興六七處。間有田畝。柏海兒湖南北有百餘里不等。東西有千餘里。西面皆山。色楞格河自西南流入。其巴爾古西穆河自東南流入。鄂遼漢洲從東北流入。又有一河名曰昂噶拉河。鄂遼漢洲居柏海兒湖內之東北。闊五十餘里。長二百餘里。其洲之上有山岡。產杉、松、榆、樹、叢、柳。並各種野獸。布拉特蒙古五十餘戶。游牧于此。畜牛羊馬匹。柏海兒湖內產各種魚及獺。于十二月下旬。冰始結實。人方行走。三月盡冰始解。柏海湖兒之西北流出一河。亦名曰昂噶拉河。向西北而流。兩岸皆大山林藪。約行五十餘里。皆山岡。川谷寬闊。二十二日。至柏海兒湖之北岸。果落烏斯那地方。又越三宿。于二十五日。至厄爾口城。其頭目排列旂幟。鳥鎗。鼓吹而迎。鋪設公署。款留安歇。即欲起程。費多爾衣宛薩委翹曰。我國總管噶噶林來文。只教將天使等接來。此處居住。總管之言如此。我不敢少違。俟托波兒處。特遣迎接官員到日。方可起行。于是因候迎接官到。駐扎厄爾口城。費多爾衣宛薩委翹備宴延請。于官給之外。又送牛豕。我等言爾國察罕汗供給之物。甚是豐裕。不可勝用。頭目又何必如此餽送。却之。費多爾衣宛薩委翹曰。自兩國和議以來。我國人民蒙至聖大皇帝恩澤甚多。天使從未一至。今遠降敵處。並無佳品可獻。此些微之物。乃奉敬天使微忱。念我國察罕汗望乞辱留。再三懇求。遂受之。隨酬緞二疋。厄爾口城頭目不時邀請。會同射的。每遇天氣晴朗之時。即出城外。

騎射捕魚以適懷。二月二十二日，托波兒處噶林差迎接官博爾果付泥克名官、四鐵班訥委翹名人。至即欲起程。博爾果付泥克曰：「今河冰未泮，舟不能行。陸路泥陷，人烟斷絕，一切馬匹供用，難於置辦。斷不可行。我等言奉君命差使，豈憚勞苦？況我中國凡奉差人員，俱以急速爲務。我等在楚庫柏興地方，已住五月有餘。在此又久候爾等，今爾已到，即可起行。若途中不得供用之物，卽於此處攜往。乾糧可食，倘不得馬匹，雖步行幾日亦可。只管久住，非行路之計。於我中國之例甚屬不便。」博爾果付泥克曰：「我國總管噶林分付將天使大人由水路接來，須深加欽敬，不可少有怠忽。怎敢違拗，稍有違拂。我身首難保。于是住厄爾口城候昂噶拉河冰解。一日，博爾果付泥克、四鐵班訥委翹來見，問中國至聖大皇帝建都中國，幅幘遼闊，四面皆有人民，週圍國度甚多。我俄羅斯國偏僻一方，止兩面有國度。爾中國何以無干戈之事，極其奠安。我國戰爭之事，總無休息。此係何故？我等答曰：「我大皇帝聖德廣運，愛民如子。凡有血氣者，俾皆得生計，不分內外遠近，一視同仁。遍施恩德，好生如天，無重刑，不嗜殺，繼絕世，舉廢國，膏澤洽於海外。所以天下諸國皆感仰我至聖大皇帝深恩，心悅誠服。是以永無征伐之事，常享昇平之福已久。博爾果付泥克曰：「然我俄羅斯國風俗殊異，務虛好勝，所以兵甲無休息之日。至今戰爭不已。三月二十五日，昂噶拉河冰解。我等催促起程，費多爾衣宛薩委翹及博爾果付泥克、四鐵班訥委翹曰：「自此往托波兒去，向西北行。此處冰雖稍解，自此以北，尙未全泮。現今斷難起行。我國地方，我等切知，如可行時，何敢耽悞。四月十五日，修葺船隻，起至月盡完備，撥給船四隻，排兵列幟，鳴炮放鎗，鼓吹而送。於五月初四日，自

厄爾口城起程。

厄爾口城

在柏海兒湖之西北。相去一百五十餘里。沿途及附近厄爾口城之山。不甚大。皆平坡山岡。昂噶拉河來自東南。繞過厄爾口城。西向西北而流。厄爾口河來自西南。入昂噶拉河。無城垣。似柏興。居住八百餘戶。皆樓房。俱係大木營治。大半俄羅斯。蒙古人少。有天主堂五座。有市廛。厄爾口城及附近小柏興地方。皆屬厄爾口城之頭目斯多爾尼科官名。衣宛薩委翹統轄。駐兵五百名。

器用有桌床、椅橙、車、拖床、船、舟艇、水磨。

樂有鐘、鼓、木笛、噴吶、銅絃箏、胡琴。

產紵麻、布、燻牛皮。

種大麥、小麥、蕎麥、油麥、麻、蘿蔔、蔓菁、白菜、葱、蒜。

畜馬、牛、羊、豕、雞、鴨、犬、貓。

食方木井水。

河內產各種魚。

三月下旬。雪始化盡。昂噶拉河冰始解。四月上旬。柏海兒湖冰始解。草始萌。樹始發。

自此乘舟起程。由昂噶拉河過破落克。西費喇。諸危險之處。其昂噶拉河兩岸。奇巒絕壁。疊秀橫空。斷岸

千尺。水聲淙淙。巉石嵯峨。橫波峭立。風高浪激。奔注如矢。

昂噶拉河

自柏海兒湖流出。向西北。遶過厄爾口城。仍向西北而流。匯于伊聶謝河。歸入北海。水清溜急。大於色楞格河。兩岸皆山。有高峻峯巒。亦有平坂山岡。多林藪。有杉、松、馬尾松、楊、樺、櫻、菓、刺玫。岸有叢柳。行千餘里。水漸濁。厄爾口河自厄爾口城之處歸入。又行一千九百餘里。伊里穆河自東北歸入。自伊里穆河歸入之處。以至伊聶謝河。其間之河。俄羅斯又呼爲通古斯科河。除厄爾口河。伊里穆河。又有十餘小河。皆歸入昂噶拉河。昂噶拉河內有碑克五處。破落克八處。西費喇九處。河內高峯及臨水懸崖。俄羅斯人名之曰碑克。河兩邊皆峭壁。中有大石。水直陡下流者。俄羅斯人名之曰破落克。水淺有石。水緊溜急之處。俄羅斯人名之曰西費喇。五月初四日。自厄爾口城乘船起程。沿途河岸之下。未消之冰雪。尙有二三尺不等。亦有至丈餘之處。順流晝夜行。十九日。至伊聶謝柏興地方。其間水程三千餘里。沿途河岸寬闊之處。間有田畝。其山陂少平之處。亦有耕種者。有小柏興甚稀。俄羅斯與布喇特及索倫人等雜處。

五碑克之名

滅提別西克碑克、巴達爾滿斯克碑克、多達爾斯克碑克、滅費斯克碑克、費達穆斯克碑克。

八破落克之名

博合滅爾訥破落克、皮牙乃破落克、巴敦破落克、多爾規破落克、沙滿斯克破落克、阿布林斯克破落克、

木爾蘇斯克破落克四鐵烈落什破落克

九西費喇之名

鄂標穆索斯奈西費喇、洛什西費喇、柏格西費喇、郭洛活瓦西費喇、郭費般斯克西費喇、噶什那西費喇、鄂費夏那西費喇、鄂爾吉那西費喇、郭薩牙西費喇。

由昂噶拉河水行十九日於五月二十三日。至伊聶謝柏興地方。管柏興官阿列克散忒爾色敏訥委翹。名排兵列幟。鳴炮放鎗。鼓吹迎接。自此前往。有陸路三日。因馬匹未齊。住候五日。管柏興官阿列克散忒爾色敏訥委翹來見。遂請筵宴。於我四人處各送貂皮二張。白狐皮十張。及豬酒。俱却不受。阿列克散忒爾色敏訥委翹曰。中國之人。自古未到我國地方。今幸遇中國至聖大皇帝遣天使大人至此。不知作何敬奉。欽敬之心甚切。但不得美品。此係我一點微誠敬儀。望乞辱納。我等言俱各蒙至聖大皇帝恩賜而來。一應用度之物。俱已全備。途中有察罕汗供給等項。用之不竭。頭目所餽禮物。理宜相受。但我國凡奉君命差遣。一切餽送禮物。毫不敢受。因其遣人再三懇乞。只留豬酒。却其貂皮皮張。酬緞四疋。二十九日。撥給馬匹。自伊聶謝柏興地方起程。亦排兵列幟。鳴炮鼓吹而送。

伊聶謝柏興

在厄爾口城之西北。其間水程三千餘里。陸路一月程。川谷寬闊。四方皆山岡。伊聶謝河自南流來。大於昂噶拉河。其昂噶拉河來自東南。離柏興十餘里。歸入伊聶謝河。又透過柏興。向東北流入北海。無城郭。